

亲爱的同学们，工学院的来宾和老师们，晚上好！

今天的开学典礼，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讲话，我满口答应下来，然后就开始焦虑。我想即使是做一锅鸡汤，也得是用原味的土鸡，而不是一碗加了许多调料和味精的清汤，并没有太多的营养，甚至可能会产生副作用。于是在星期六的傍晚，我的妻子陪我去圆明园散步，我们听着广场舞的音乐边走边聊，突然间我就想通了，就有了手里的这篇稿子。

三年前的夏天，在工学院的一次毕业典礼上，我演讲的题目是“认真”。这一次，我换了一个近义词“努力”。人的一生可以休闲、放松、追寻诗和远方，但是在关键的阶段，一定要倍加努力。进入大学，就面临着本科、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、开始工作等接连不断的阶段。这些阶段是连续的，之间可能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们又是如此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在快速成长和进步，为自己将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你们富含胶原蛋白的面容，就像今晚的圆月一样晶莹饱满。让我想起了 26 年前，17 岁的我还一无所知，从江南一个普通的小县城，坐着绿皮火车，沿着今天的京沪高铁线，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。那是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，生活条件还不宽裕。在银行上班的亲戚，总是让家里人羡慕。我妈妈对我说，将来大学毕业后，回到县里在银行找个工作，每个月能拿一千块钱的工资，多好。我就是怀揣着将来拿一千块工资的理想，进入了大学校园。

在首都北京的西北郊，座落着颐和园、圆明园，以及数所著名学

府。美丽的燕园，已经默默伫立了近 120 年。经历了两个甲子的沧桑洗礼，她仍然在这里继续着自己的使命，在秋高气爽的时节，等待着每一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。冬天，清晨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柳枝照着湖面上栖息的水鸭。夏天，傍晚的斜阳在博雅塔上反射着金色的光辉。在这一方还没有家乡池塘大的未名湖边，昔日皇家园林的气息仿佛仍未消散。伴随着湖边的读书声和跑步的身影，无数学子的命运在这里停顿、延续、被改变。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，燕园便成为了通向远方和梦想的一个温暖的驿站。

大一的时候，四环外还比较荒芜。翻过学校东门的院墙，是一片田野和两边布满低矮小卖铺的马路。如今，那里是房价十几万一平米的号称宇宙中心的五道口。刚入学的新生，就像山坡上散养的羊群，四散奔走，尽情触摸着面前这个新鲜的环境。班里的一个同学，觉得进入了心仪的大学，可以放松了，享受一下校园生活，学业上就没有那么用功。等到了第一个学期末的考试，数学只考了 70 几分，机械制图 60 分，这样的成绩是她绝没有想到的，对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，在回家的路上特别难受。她去找数学老师，老师对她说，你能考进这个学校，就一定能学好，只要你努力。从那个寒假，她就开始非常用功，一直坚持到毕业。第二学期的期末总成绩就上升到班里的第一名。这个同班同学，是个女生，后来成了我的女朋友，现在是我的妻子。

大学阶段，除了课程的学习，大家也在各方面做着准备，努力寻找未来的方向和出路。我选修了第二外语日语，拿到了三级证书，还获得了经济管理系的双学位。然而我并没有像另外几个同时读双学位

的同学那样，转行到金融行业工作，而是在毕业后继续留在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。这是因为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，吴德海先生，从此走上了科研的道路。吴先生在碳纳米管被发现后的第二年，便带领课题组开始了纳米材料研究。我们像一群跟随人流来到阿拉斯加的淘金者，站在陌生的荒野里茫然无措，这时候有一位和蔼可亲的智者，坐在那里，指着面前的一小块地说，金矿就在这里，挖坑吧。有了老师的指引，科研就会事半功倍，个人的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。这小小的纳米材料，伴随我博士毕业，到美国东北部读博士后，又到太平洋中间去工作，直到走完我的前半生。

今天，能站在这个讲台，我庆幸自己在年轻时的几个关键阶段，没有退缩。在广阔的太平洋中间，有一群美丽的火山岛，从地壳深处喷薄而出的通红岩浆顺着悬崖峭壁汨汨流下，在蒸腾的烟雾和汹涌的风浪中，又回到了海底。在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我有幸获得了夏威夷大学的正式教职。其实，我去面试的时候，那里的老师比较质疑，这样一个拿中国的博士学位、刚刚毕业 3 年的年轻人英文怎么样，能教课么？当时的系主任拿着课程表，逐一指着他们开设的各门课程，问，能不能教。有些课我都没学过。那个时候如果说不行的话，他们肯定不会要我了。所以我一闭眼、一睁眼，全都说，能教。他们也信了。入职之前，我询问到第一学期给我分配了“断裂力学”这门课，就赶紧从网上买了经典教科书，从暑假开始先自学了两个月，开学后每星期边备课边教学，我在课堂上讲得唾沫星子飞溅，学生们听的昏昏欲睡，双方也互相体谅，最终圆满结了课。

最后，再次欢迎同学们加入北京大学工学院这个大家庭。祝愿大家在这个崭新的阶段，做一个“热锅上的蚂蚁”，而不是“温水里的青蛙”，努力学习，在老师的指导和点拨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“金矿”，度过一段愉快、充实、硕果累累的大学时光。谢谢大家！